

地球上的

宋庄

这里就是一个江湖

申维◎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申维 著

宋庄

地球上的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球上的宋庄 / 申维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7

ISBN 978-7-5596-0368-5

I. ①地… II. ①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7519 号

地球上的宋庄

作 者: 申 维

选题策划: 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艳芬 徐秀琴

特约编辑: 经元华

封面设计: **Metis** 灵动视线

版式设计: 张立波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0 千字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12 印张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0368-5

定价: 38.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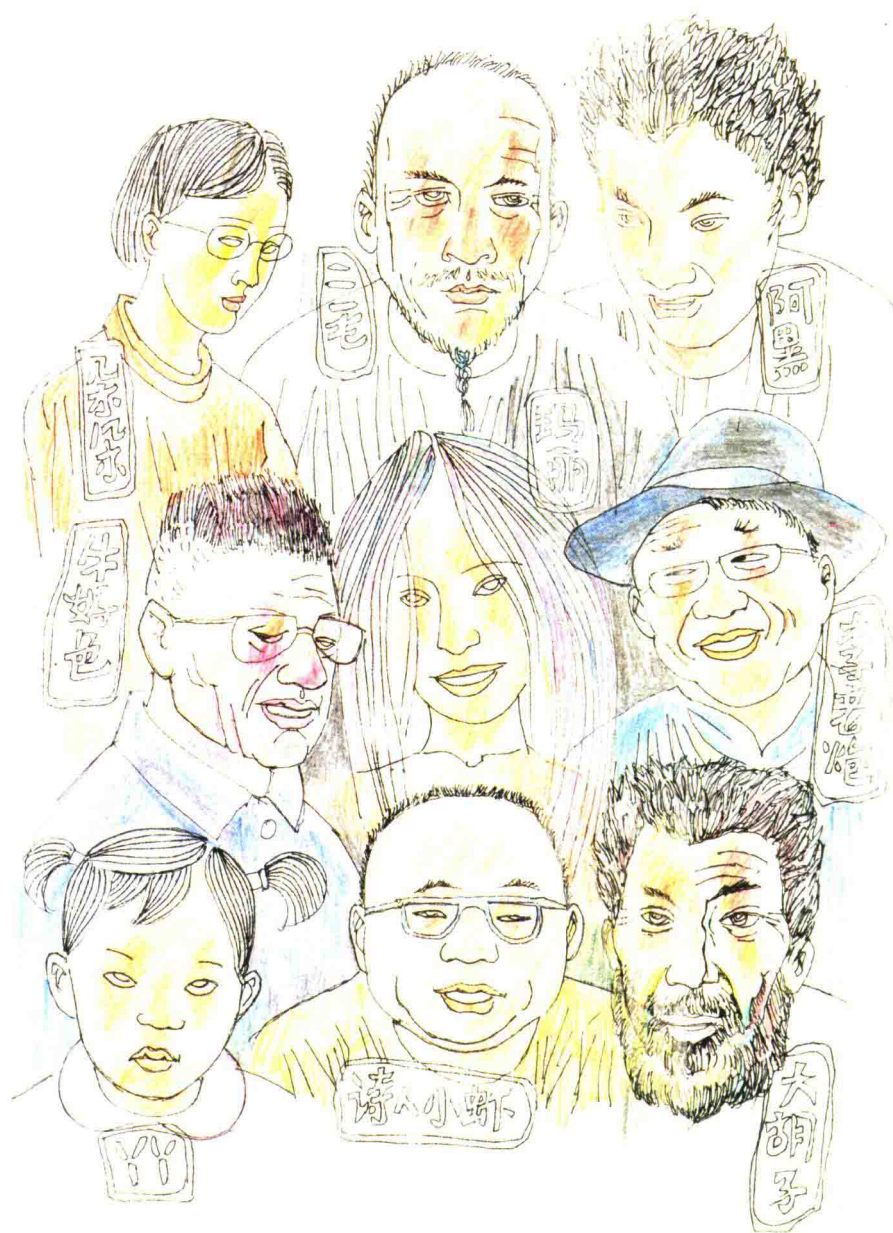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5376701

影视圈的堕落是肉体的堕落，
艺术圈的黑暗是灵魂的黑暗。

——申维



目 录

001 1 在熟悉的陌生人中间 大胡子告诉她，他就是毕加索和凡·高。

从卖不出画的事实，她承认他是凡·高；而从他身边的众多女人来看，他又是毕加索。

012 2 宋庄的“美国人” 玛丽想，戏已经演到这种程度就干脆演到底。

牛好色不是导演吗？那就让他见识见识我这个业余演员的演技。

022 3 爱情价码一百万 反正画的主人已西去，他理所当然占为己有，把

画拿进画室，轻轻吹去画上的灰尘。二毛忽然心生一计。

035 4 阿黑和他的一百八十万 阿黑以为凭才华可以赚钱，拿到钱才知

道，赚钱就是打仗、讹诈、你死我活。

046 5 任庄的故事 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都想嫁一个有钱的男人，

一个精神病都知道要嫁有钱的男人。可是，上苍没有创造那么多有钱的男人啊！

060 6 在笑笑和玛丽中间 男人不在于有没有钱，而在于肯不肯为你花钱。

068 7 全球首富李老炮 阿黑脚步沉重，僵硬地站着，像是进入了神殿。
这个地下室就是古埃及的金字塔，李老炮就是死而复活的埃及法老。

076 8 阿黑和玛丽的微信婚礼 她无法接受她是山里孩子的事实。这感觉就像有一个亿的存款，然后别人告诉她，这个存款只是游戏机里的虚拟币。

086 9 玉猪龙 中国最好的作家压根儿不在作协，也不是莫言，而在潘家园，在玩古董的中间。李老炮，太他妈能编故事了！

095 10 堕胎要下地狱 大仙说你找的是邻村的女子，说只播种，难收获……

103 11 广场上的昆仑石 诗人沉湎于幻想，他们想担当，可结果是担当不起，最终把生活的重担甩给女人。

110 12 用肚里孩子做担保的画 莎士比亚说：“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但弱者有弱者的优势，老子的《道德经》上也说“柔弱胜刚强”。

121 13 玛丽和丫丫 她看到丫丫，甚至连恨大胡子的心都没有了，毕竟生活给了他们一个可爱的女儿。生活再苦再累，只要想到为了丫丫，她就充满了力量。

131 14 走私文物 她忽然感到一阵轻松，为什么一定要有几个亿呢？这些清洁工有多少钱？他们不是很快乐地生活在这个现代大都市里吗？

138 15 故乡情 当一个人放弃了难以实现的梦想，或者回到她的真实状态，感觉就像飘出去的灵魂重新回到体内。玛丽是谁？就是一山里姑娘王春花。

144 16 在油画上做爱 有时，当你回顾人生，许多的情感和经历，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生命消耗。你以为有意义的人和事，其实是一种运动中的闪回现象，一种虚幻。

154 17 寂静的村庄 她在宋庄这么多年，从没见过一个面相如此单纯的女人。笑笑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杂质，嘴角挂着清澈的笑。

164 18 玛丽和朵朵 放羊的说：“我在这儿放了五年羊，拍了几十对女人打架的相片。从来没有男的来打架。奇了怪了，全是女的来打架，原因都是为了男的。”

172 19 破碗重圆 阿黑盯着玛丽的眼睛看，他要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他是该走，还是该留。

1 在熟悉的陌生人中间

宋庄对于玛丽来说，有着满肚子的纠结和酸甜苦辣，以至这个湖南妹子忘记了她的故乡，在美国总是对人说她来自中国宋庄，北京东郊的一个艺术村落。十多年前，这个异乡女孩子来京城打工，认识了一个一大把胡子、邋里邋遢的画家。画家在这个女孩子眼里近乎神圣，她奉献了她年轻的身体，画家给了她稳定的生活。她再也不用在京城四处奔波，在写字楼间朝九晚五，从此光荣地成为艺术家的家庭主妇。几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起名叫丫丫。小丫丫的降生并没有改变漫长而乏味的婚姻生活，她变得脾气暴躁，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争吵。每回吵架后，她就偷丈夫的钱，去小堡广场疯狂购物。丈夫看着她买回来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显露出绝望的眼神，这种绝望的眼神平息着她内心的不满和愤怒。

藝術.工厂



十多年青島
女孩樂隊
認識
電影
二
人
星

大胡子画画、卖画，与画家们明争暗斗，又和画商们钩心斗角，搞得心力交瘁，早就无暇顾及这个乡下妹子。大胡子像对待猫似的对待她，有兴趣时逗两下，没兴趣时放任自由。她除了照顾女儿，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无所事事的。她加入到那些家庭主妇家长里短的队伍中，社交圈也日益壮大，结识了宋庄各式各样的画家。在零距离的交往中她发现，这些从前在她眼里神圣不可侵犯的画家，尽是一些放纵、自私、猥琐、我行我素的人。他们有着泛滥的情欲，不放过任何机会对她调情，利用她丈夫偶有疏忽，对她动手动脚。大胡子知道后，异常地愤怒，把她锁在家里，不许她与外人接触，警告她说这些人是疯子，会强奸她。

周围只有极少部分的画家发了财，而大胡子和玛丽像绝大多数画家一样，生活在贫困线下，一年一年地挣扎着过日子。大胡子一年也卖不出一幅画，创造力和激情逐渐减弱，性欲却日渐强烈。她发现有一些女画家，也是她的朋友，和大胡子的关系变得十分暧昧。她在大胡子手机上发现肉麻的短信，又发现他们的行踪飘忽不定。大胡子告诉她，他就是毕加索和凡·高。从卖不出画的事实，她承认他是凡·高；而从他身边的众多女人来看，他又是毕加索。最后，大胡子抛弃她和女儿与人私奔，这件事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他们虽说生活贫穷，但是还没有穷到与人私奔的程度。据说那个女人很有钱。那个女人后来从广州打来电话，抱歉地告诉她，说并不知道大胡子已经有了家室，那个女人说她并没有破坏别人家庭的意图。这个看似满是歉意的电话其实是转换方式传达了丈夫抛弃她们的事实。大胡子从此失踪，音信全无，小四合院堆着一堆他留下的画。她指

着这堆画告诉别人，这是她丈夫的遗作。

玛丽这个湖南妹子在离婚后变得坚强，她发誓要过得更好，要超过那个吸引她丈夫私奔的女人。她要比那个女人更富有，让大胡子懊悔一辈子。玛丽的遭遇得到一个美国女画家的同情，这个女画家一直在宋庄从事文化艺术交流，她需要一个生活助理，答应带玛丽去美国。玛丽就把女儿丫丫送回湖南老家，由她母亲抚养，她每月打一千块钱生活费给家里。玛丽去了美国，在美国生活了两年，其中有一年是在画廊里做些辅助工作。

两年后，玛丽从美国再回到宋庄，已是物是人非，恍若隔世。她想忘记过去的一切，断绝与从前社交圈的联系，关起门来过隐居生活。这两年的国外生活，使她变化很大，容貌和举止都与从前不同。许多熟人见面也不见得能认出她来，有的眼力好，认出来总是张着嘴巴，指着她惊讶地喊叫：“王春花……”她从容镇定地说：“别激动，我是玛丽。”在新的社交圈里，人们只知道她是从美国回来的玛丽，并不知道她是画家大胡子的老婆王春花。

宋庄距祖国的心脏天安门只有三十千米，艺术家们称这段距离叫盲肠。盲肠若是发炎，就要一刀切掉。宋庄艺术工场就像个货运码头，聚集着许多艺术小作坊。艺术家多数是外来务工人员，社会流动性大。艺术家在这里生活好多年相互不认识，也很普遍。人与人由许许多多的圈子组成，圈子就像水泡，从水底发酵升腾起来，在水面发出“噗”的响声，然后煞有介事地破灭。

我要说的故事就发生在宋庄的一群熟悉的陌生人中间。时间要

从2015年春天说起，那时候，工场路还没有改造，沙石路面，颠簸不平，尘土飞扬。这里是宋庄著名的跳蚤市场。每到周末，路两旁摆满摊贩，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摆摊的有附近的农民，也有艺术家。艺术家称摆摊叫练摊，顾及颜面好像是在这儿体验生活，其实都是生活所迫。

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玛丽就立在小贩们中间。她头上裹了块鲜艳的花头巾，脸上戴着块黑布罩，只露出一双大眼睛，肩膀上披着一块花布巾，把大半个身子裹在里面，装扮成一个穆斯林。玛丽从黑布罩的缝隙中，冷冷地看着这个世界。

玛丽不能让人家发现她这个海归也穷得练摊，更不想这件事传到大胡子耳朵里。昨天晚上，她从米娜餐厅回到院子，见头道门上了锁。她看了看手机才八点，敲了半天门也没人搭理，她就怒气冲冲地给房东打电话。房东把电话掐断，一会儿就听到里头有脚步声。房东是一秃瓢脑袋，趿着拖鞋，敞着怀来开门，用一口浓重的京腔说：“嗨，没留神儿把门给拴了。”她心知肚明房东这是催她交房租，下半年的房租已经拖了三天。房租一年一万，半年一交，也就是五千。按现在的行情房租不算贵，房东的表情像是吃了天大的亏。她拖欠房租的目的是幻想着大胡子能给孩子寄来一笔抚养费。这笔抚养费像等待的戈多，迟迟没有到来。

小四合院进门有一块空地，长着花花草草。里头三间正屋，东边卧室，中间堂屋布置成会客厅，西边屋子里堆着前夫的画。一侧厢房是厨房和洗漱间。厕所在屋子外边，破砖破瓦搭的小棚子，门口挂着一块脏兮兮的布帘，里头埋一口缸，缸上搁着几块木板。这

个厕所，她抱怨过若干遍，但是当地农民的风俗习惯是厕所不进主屋，他们认为厕所是不洁之所。有时家里来客人，多数是宋庄的艺术家，他们谈美国，谈油画和国画，谈政治，谈着谈着，若有人要上厕所，就只能咬牙切齿地蹲在这个四面透风的棚子里。冷风一吹，蚊蝇叮咬，让他们一下子从玫瑰般的梦幻回到硬生生的现实，这也免得思想不着边际地跑得太远。

一早上，玛丽把大胡子书橱里的书捧上一大摞，用力扔进蛇皮袋子里，发出很大的响声。她翻看了几本，上面落了灰，多数是大胡子在中央美院读书时的教材，有几本是他最喜欢的凡·高、莫奈、塞尚的画册，另有几本是宋庄画家免费赠送的，有栗宪庭、黄永玉、沈敬东、岳敏君、方力钧等人的画册。多宝格上摆着几个装饰用的坛坛罐罐，她一把统统掙进袋子里。

窗台上有一只青花瓷的碗，是大胡子从景德镇带回来的。碗里的猫食早就风干成石头。猫早就在两年前跑了。她把碗拿到院子里的水池上冲洗，用力敲下石头似的尘垢，随手往袋子里一扔。一辆小摩的把这堆东西运到跳蚤市场。这些东西跟她有仇，把大胡子心爱的物品拿到地摊上低价销售，无疑是对他沉重的打击。这让她产生一种快感。

她像一个熟练的摊贩，往地上铺了一块红塑料布，把书和画册摆在摊位中央，四边压上坛坛罐罐。那只青花瓷碗摆在脚边，放上一个橘子。橘子鲜艳的橙色让这一堆灰不溜秋的杂物变得活泼起来。在她旁边，有一个卖假古董的河南人，脏兮兮地坐在地上。有一个常年卖笔的老头，推着平板车，车上插满了大小型号不同的毛

笔。她向左邻右舍友好地点头。

有一个剧组在拍地下小电影。导演牛好色戴着墨镜，拿着话筒。他的话筒就像下水道，污言秽语从里面源源不断地涌出。地下小电影就是指没有拍摄许可证的。这种小导演在宋庄多如牛毛，小贩们都懒得去看他们，司空见惯。当镜头扫来时，有人提出抗议。玛丽觉得有一个镜头扫到她了，好在她已经全部包裹起来，即使这样，她还是感到愤怒，全身僵硬地立着，用藐视的目光盯着这群拍电影的。她心想难怪中国拍不出好电影，拍电影的这群人就像耍猴的，像小时候那些走村串巷的戏班子。

李老炮像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人物，从一本旧挂历上穿越而来，长袍马褂，戴着灰礼帽，脖子上挂着一大串淡黄的蜜蜡串珠，串珠一直挂到肚皮底下。短些的是菩提子串着的天珠，挂到胸口。手上套了好几串东西，有沉香串珠、和田玉籽料……他喜欢逛地摊，在地摊上捡了好几回的漏儿。用李老炮的话说，玩古董是瞎子买，瞎子卖，还有瞎子在等待。这一行比的是眼力，眼力背后是知识和运气。该你有运，地摊上能捡到国宝；该你倒霉，拍卖会上也拍得着假货。

李老炮从河南人地摊前过，没正眼看，转到玛丽摊位前，先看人，后看货。他觉得这个女人很陌生，也就停下脚步留意她脚前的那堆坛坛罐罐。他不认得玛丽，玛丽认得他。李老炮是老宋庄，在潘家园开过古玩店。他是大胡子的朋友，有一回还悄悄摸过她的手，后来用一幅小画作为摸手赔偿。盛橘子的青花瓷小碗吸引了李老炮。他蹲下，轻轻拿起，朝着碗底看，仰起脸问：“多少钱？”

玛丽压根儿就不知该说多少钱。她蒙着脸，心想李老炮是行家，

老炮像是30年
前一本旧曆上

他的異國人物
穿越而來。



他问多少钱，肯定这个碗是样东西。玛丽反问：“你说多少钱？”

李老炮一笑：“五十。”

玛丽心想，蒙谁？！五十值得你蹲下来询价？她装着内行的样子，一惊一乍地说：“没搞错吧，这是古董，五百。”

李老炮掏出五百往塑料布上一丢，从卖毛笔摊位上拿了一张旧报纸包裹起碗来。玛丽有些心虚了，愣愣地看着。

李老炮说：“你别看我，我说出来你就要哭。你这只碗，青花瓷，虽说是民窑，怎么也值个千儿八百。”

玛丽以一个闪电手从李老炮手上抢回碗，把五百块钱往李老炮手上一塞，说：“逗你玩的，不卖。我祖传的。”

“姑娘，做生意有你这么出尔反尔的吗？”李老炮笑着说。

玛丽脸一红，不好意思地笑了。两旁摆摊的都笑了。李老炮要走，玛丽拖着他说：“帮我把这几个坛子也看看？”

“这几个，不值钱，就这个碗，值点儿钱……”李老炮说。

这种奇怪的买卖方式要是换在别处就要闹出纠纷，但是在宋庄的女人中间是家常便饭，艺术家们把女人当成宠物。玛丽做梦也想不到这只猫食盆竟值一千块钱。她要感谢小猫爪下留情呢。

一群在附近画室学画的学生拥过来，挤在她摊位上挑选画册。她赶紧把报纸包着的瓷碗放在旁边箱子上，跟那群学生讨价还价。有的五折，有的八折，很快就卖了一大半的画册。她忙着数钱，忘记了箱子上的碗。后来发生的事其实她是有一定责任的。

诗人阿黑是这部小电影的编剧。他在人群中跑前跑后，一会儿忙着给女演员递服装，一会儿忙着搬道具，差点儿让自行车给撞了。